



陳家毅，新加坡建築師。始讀建築於新加坡國立大學，畢業於倫敦建築聯盟。得獎無數，曾設計上海世博新加坡館，近為新加坡植物園策劃籌備擴充案。著作有：《不完夏》、《重顧草莓地》、《城市磁場》。

凌空捉摸城市的個性 · 陳家毅

從飛機窗屏俯視，目睹地球表面留下的每個人工痕跡，一剎那間最能夠閱讀到一個城市的個性。

凌

空萬里，飛機下降中從窗屏往下俯視，一剎那間最能夠閱讀到一個城市的個性。老天提供的山水水景、河流平原、草坪樹林、陸地島嶼，為人類預先鋪墊了一個大背景，就看當地人如何以智慧和野心，如何平衡二者將地方開發成宜居工作的聚居之地。每一道泥路、每一塊開耕過的田地、每棟建築，讓人可以一清二楚目睹地球表面留下的每個人工痕跡。

若在雲端悄悄凝視行將脫離歐盟的英倫，每每覺得這個我異常熟悉的地方，排成條狀的磚瓦房屋、街道，原來是如此不可思議的密集。要是從歐陸像意大利或德法地域飛往英國，歐英不同個性的對比更加強烈了：歐陸司空見慣的羅馬帝國式或文藝復興式的雄偉廣場、高聳古典建築，越過英法海峽之後，都化解成為一個女蜂皇主導的蜂巢式載體，密密相互擁抱自我圍繞的建築群，卻又包含了某種不言而喻的現代社會主義在內。

也許少有人察覺，從空中鳥瞰，英倫的布局確實不甘與歐陸古典方式混為一談，原來早就在城市的個性顯露了

出來。這樣以城形解讀命運，大英脫歐註定了是遲早的事。若再繼續往前飛行十數小時，鐵鳥到了組屋林立的新加坡上空盤旋，見到的是另個現代城市版圖，生活環境的另種選擇。這裏摒棄了倫敦平攤開來的城市畫卷，連傳統聚落、屋村的框架都已被解構，各別組屋群連同附帶的裙樓、停車場植入地表，改變了人與原來



陳家毅

■ 凌空鳥瞰近伊朗邊疆的土耳其凡城：湖水山色，不遠處已經開始有小路、村落靠攏聚集了——結合成城鎮的最初狀態。

十年代的城市規劃，是否應該橫向繼續建造排屋模式，而不是縱向建造直立高樓，至今仍是個專業人士辯論不休的議題。高樓的抉擇，建立起來的環境同時也塑造了這個城市人新一代的個性，和視野。我常常因為工作出差，中國陸內高鐵的線路又異常發達方便，許多前所未到過的城市，都會被推介去考察新可能的發展項目。它們大多是二、三，甚至四線城市，有些是名城名鎮的邊緣新地帶。通常最先被介紹的是具數個車道、街燈人行道齊備的闊暢中央大道，顯然為未來準備好來個大展鴻圖。可是眼前大都空荒一片，偶爾還可以看到幾間，簡陋矮房子尷尬的畏望著興建中的住宅或辦公高樓。

我通常都會異常納悶，因為眼前的N城，和之前到過的A城和B城和C城，幾乎毫無分別。其實很想知道，這些地方以前是怎樣的一個模樣，卻肯定得不到答案。只好在驅車前往的過程中打聽新建城市是否仍有河流、湖泊或山丘，好鑑別它的個性，找個與眾不同的特點來切入。可是大多時候這些新開拓的城市講求的是效率，很樂意有一個新加坡式的模範，或者是如今極為成功的蘇州工業園為規劃樣板，這就

更加令人無言以對了。為開發自己的城市，義無反顧放棄原貌而去模仿另一個城市，漸漸融入將它化為已有原本無可厚非，況且成功的先例不是沒有。但最先該做的，還是該了解自己城市（或是小鎮）原有的地方個性，到頭來才不至於失去自我。

就算在倫敦市區以內五步一方，十步一園到處可見造型不一的「廣場」(Square)，剛起步時以意大利城鎮大小不同的廣場(Piazza)為雛形，直至十九世紀初期，這些原本光禿禿的意式廣場(開啟式廣場比較適合南部艷陽的天氣)才漸漸加入花園的元素，標榜了英國人鍾愛的園藝，使之成為倫敦獨有的城市特色。

先是模仿而後各自得道

同樣地我們也知道，東京的銀座、新加坡的烏節路，莫不來自模仿巴黎香榭麗舍，而後得道各自飛上枝頭變成另一隻鳳凰。十九世紀後半葉日本明治維新，從歐陸帶進的改革項目數之不勝；搬回東京都府的新城市規劃概念，除了法式的林蔭大道(Boulevard)，亦學習了在巴黎西邊的著名郊野公園「布洛涅森林」(Bois de Boulogne)。一個既有樹林花卉，又有藝術空間可以觀畫聽音樂，高尚人士可以社交的半開放地點。研究隊伍回國後，在東京北面開發了個相似的戶外場所，便是如今著名的賞櫻勝地，「上野公園」。